

增補資治通鑑

第一函
函十三冊

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感以神怪賈誼初請改正易卦日謙讓未遑何以於真龍之見即議雍祀彼新垣平等之怪誕非有以乘其間子文帝三代下合主於此不無遺憾

得龍錯為失人

錯亦有愧於其名

作渭陽五帝廟

問文帝策士而得龜

綱丙子十三年春黃龍見成紀

魯人公孫臣以為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至是帝召臣為博士與諸

生申明士德革改歷服色事

綱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如雍始郊見五帝

發明

文帝謙恭之君初無所溺而乃始為五帝之祀夫帝一而郊五帝書之以見開端之失至他日武帝五時之祀則始於雍此固綱目謹始之意

郊五帝書之以見開端之失至他日武帝五時之祀則始於雍此固綱目謹始之意

綱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為中大夫

策士從此始

綱錯以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

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書法

親策何譏也何譏躬親策之而所得者鼂錯耳以是為失人故譏之

尹遂昌曰

錯以直言對策而言乃不直故對之詞皆削而不錄然則錯亦有愧於其名多矣

綱作渭陽五帝廟

綱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於是作

渭陽五帝廟

錯武帝策士而得公

孫弘唐官

策士而得

劉貴皆書

親策何與

以親垣平

翁上大夫

玉杯尚可假刻口

卻何以復中新垣

平之荒誕與文成

五帝無翼文帝早

覽而誅之庶幾不

輒改過耳

文帝得五

杯步元

候日再中

份陰有金

寶氣

書法

自山有渭陽汾陰之祠於是武帝祠龍祠神君立越祠昭

貴神之祠世主

之惑何多也

綱

丁丑

十六年

夏四月

親祠之

以新垣平為上大夫

綱

上郊祀

渭陽五帝廟

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取之

議巡狩封禪事

書法

宜親者也

綱

詔更以明年為元年

治汾陰廟

先是方士

新垣平

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

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帝悅之又言候日再中

前期而言也言日居頃之曰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

測而復同年也

又言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出泗水於是治廟汾陰欲祠鼎焉

明

寶氣

份陰有金

寶氣

寶氣

寶氣

寶氣

寶氣

寶氣

寶氣

寶氣

寶氣

寶氣

寶氣

寶氣

寶氣

寶氣

寶氣

看秋正始之意

文帝不遠而復

人主好尚謹其微

水責躬

年人有告平所言者皆詐也下吏治誅平

邱瓊山曰

人君即位一年是謂之元元首也始也人無二首

之改也文帝信平侯月再中之說詔以十七年為元年是惡知春秋所以正始之意哉

尹遂昌曰

文帝盛德之主清靜玄默無所偏好今綱目上書作

之詐以甚而貶幸帝速悟不遠而復不然豈不為盛德之累耶

然帝能誅垣平而不能盡改其所為使後人得以踵而行之則亦猶為不善也觀綱目前後所書皆有深意然則人主好尚蓋亦謹其微哉

丁南湖曰

以玉杯改元文帝盛德之小疵也新垣平伏誅則帝改過不吝矣易曰不遠復其惟帝之謂乎

戊寅後元年詔曰閒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

之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與音歟下同乃天道有不順地利

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度

料也言頃畝之數計民末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如故未嘗加少

結轍論志

以申屠嘉

為相

文帝不相

廣國

文帝不以

至公處已

事於未以害農者蓄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醪來高反郎濁酒也靡音靡謂敗也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求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綱已卯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鑑**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

方外之國或不寧息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故遣使者冠蓋相

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

道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於今年○**鑑**以皇后弟竇廣

國賢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乃以申屠嘉為相

楊邕山曰文帝之不相廣國蓋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親不可用

吾何容

心哉

袁了凡曰

文帝知竇廣國賢以后親弟不用而相申屠嘉元帝時在位多舉馮野王行能第一以姊為昭儀不用而

任張譚古者帝王之用人也右賢主威謂賢則非必戚謂戚而賢則用之長君之退讓君卿之剛正固可謂賢矣而以外戚罷惟田蚡王鳳諱莽輩不肖而戚則皆重用然則非避戚也避賢也文帝恐天下議已而棄廣國而武帝卒用蚡元帝棄馬氏兄弟房後世作法而用王氏子弟者即成帝之賢者常不幸不肖者常幸吁豈惟疎逃之士然哉

綱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

寵幸無比嘉常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

朝廷之禮不可不肅

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為檄召通詣

丞相府不來旦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至免冠頓首謝嘉責

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

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節以旌為之上下相重如

節以為信也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弄戲也謂狎君釋之通為上

泣曰丞相幾殺臣按史記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擢船為黃臣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

申屠嘉困
鄧通
此吾弄臣

後推之上天願見其衣袈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惟
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文帝說焉尊
幸日異通亦原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
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擢船能持擢行船也黃頭郎着黃帽
也袈音篤衣之中也漢書云下曰鄧猶登也

還有大
風節

胡致堂曰

用張彊怒蓋武卒也高帝公卿至足無可任相者乃
之事凜然有大臣風節人固不可輕議也孔光通經學為帝者
師其見董賢極盡卑諂睢眦之態將以持祿容身拙哉鄙夫其
可以為嘉

之御乎

宋沛國曰

人主不能行法於天下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人主
人主之法信夫大中大夫至貴也一戲殿土則丞相得以檄召
而議斷太子君之貳藩也一不下司馬門則六百石之公軍令
得以効奏而遮留郎中令小臣也得以此妾之分而撤夫人之
坐席軍門都尉冗官也得以此將軍之令而遏天子之乘輿人臣
執法不以天子之故而喪其守人主何法不以臣子之微而撓
其所執此漢室之所以興隆而文帝之宋道所以能致治安歟

帝能容
臣子守法

漢室所以

降

文宣柔道

袁了凡曰

中屠嘉材官擢張也而相漢用人之途廣矣然文帝
其知人哉夫其拜而細袁益也以度其坐而挫鄧通

也以節後之相未有能繼之者班史贊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矣班蓋以術為學故云夫以術則嘉之

堂誠不若三人者之多智巧媚以自全也然謂三人為學術可乎

劉禮次霸上

長安東二十

里徐厲次棘門比秦宮門也

西大以周亞夫次細柳

細柳營在雍州咸陽縣西南

劉禮次霸上

霸上地名在

同府以周亞夫次細柳

棘門在長安

劉禮次霸上

霸上地名在

里徐厲次棘門比秦宮門也

文帝勞軍細柳

直馳入已而之細柳

軍士吏披甲銳兵刃

持滿

持滿者但引

滿而天子先驅不得入

滿而天子先驅不得入

先驅即前導也在

先驅曰天子且至

軍門

不發

重中不關天子詔

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

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

不聞君命又管子

司馬兵法曰將在上

至又不得人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

軍君命有所不受

上至又不得人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

將軍約軍中不得馳

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

壁門士請軍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

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

壁門士請軍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

將軍約軍中不得馳

將軍約軍中不得馳

將軍約軍中不得馳

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

按轡徐行使馬不得馳驅也

至營將軍亞夫持

至營將軍亞夫持

至營將軍亞夫持

按轡徐行

介冑之士
不拜
天子改容
功車
真將軍

等諸將而
苗亞夫

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介冑也冑兜鍪也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請
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凡言有所技挂不利屈伸也請
將軍成禮而去郡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
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
久之月餘匈奴遠塞言出塞遠去也乃拜周亞夫為中尉中尉掌徼循京

吾金

書法

大將軍備胡亞夫之序在四綱

郭大有曰

柳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文帝勞軍細

大其營非臨陣對敵可比亞夫當鞠躬稽首可也夫何尚以介
冑目告長揖不拜是過於守法而幾於慢君矣使所遇而非帝
欲不及禍難哉

袁了凡曰

文帝於相能容申屠嘉於將能容周亞夫能自謹以
人臣之節世之所難也至景帝而兩人皆無辜

以嘔血死景之字其弗弘矣司馬遷贊兩人之守節而一惜其無術一咎其不遜論之盡可也遷之意則以寬景之過也

贊曰條侯建封象賢叙德天假雄才世資勇力甲冑戒嚴旃旗變色功冠東南敵備西北將軍令傳天子凭軾太尉董戎

尹氏曰亞夫家事武備素講於家庭治亂持危常存於念慮

鑑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

文帝以小仁害大義

胡致堂曰文帝滅節喪紀負萬世議責以小仁害大義固有罪矣然遺詔所論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歟而

景帝昌用此文乃自斷三年之制是不為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其罪何如

三代以來賀至

賀善贊曰文帝三代以來賢主也而首變古之事二焉除肉刑也詔短喪也二者皆大節綱目曷為不書始肉刑之

除猶曰有不忍之心云爾短喪則廢古禮誤後世之大者其不書始何也綱目之意不專罪帝也然則奚當罪罪其嗣君與臣

耳子

綱葬霸陵○鑑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

不獲重百
金之費

示教仁
天下先

文帝仁儉之德當
觀其大者遠者自
史臣傳采傳會而
恐失其真持百
金以營臺分寸金
以鑒中人之虛
理所必無即如
人衣不曳地而
通則給銅山鑄錢
事寧有刺者此
者甚至以賜以王
几杖為止茲賜張
武金為止食不幾
執宋襄帝假王愚

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一家之

產也中人處富者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

弋黑也也綈厚繒也蓋今之純也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衣之長不披土也帷帳無文繡

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

立為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皆約

人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

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假借以辭色納其言而用之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

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幾致刑錯

嗚呼仁哉

呂東萊曰

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

也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靡天下之財
匈奴三人而三拒之十嘗窮兵出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

儒之見窺尋合辟
哉向因讀史屢及
之蓋以節意害古
台通病不可不知

文帝恭倣
之也
得是退一
恭術數
兩惠三可
同日語
便是湯又
以上人

吳王不朝賜之凡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可謂不敢輕索天下
之情當足時文帝可爲而能不爲以其所餘貽厥子孫凡四百
之漢用之不窮者
皆文帝之所留也

朱子曰

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文帝最好黃老

反則率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
賜以凡杖此俱是退一著術數

楊龜山曰

文帝賜吳王凡杖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由已
唐授藩鎮節鉞是一向始息權柄倒持於下弓奪由

人兩事不可同日語○漢文帝資稟純粹若
更從學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成湯以上人

叙傳曰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
不收罕宮不斬錦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

刑清登
我漢道

了南湖曰

說者以文帝比成王愚竊以爲帝之天資學力皆過
之蓋人知成王之幼冲而不知高帝崩時代王繼七

歲是又幼冲之尤者及其長也而各見聞其父道焉則武之純
王高之雜霸其染於父者不同一則藩邸孤陋不與中朝文物

之盛而其傳之者雖一藩首選亦不過宋昌之徒一則左周右
召皆大聖之儀刑而其稍下者亦史雍史佚之賢此其學於賢

者不同一則成周舊邦禮樂千載一則草茅崛起繼及兩代此其藉澤於先世者不同三不同矣而終於同焉豈非文帝有過之者乎愚觀二君之美政多矣而成王之事則莫大於待周公周公之功之親比諸周勃之於文帝奚啻千萬及其待之也乃各始疑而終悟吾是以知武王而有成王不足奇也高帝而有文帝乃所以為奇

袁了凡曰

張武受賂文帝賜金錢以愧之此以賞為罰也使天下皆以辜受賞賞不勝矣武代來人帝故存之其曰

愧之術也唐太宗於長孫順德亦以此順德椒房親有巨庸故太宗不欲行法要之帝王之道善有賞惡有罰無互用也惡可賞也善亦可罰乎使二帝率其誠心而質行之則二人之罪自有可原夫使貪使詐則過行可畧也議功議親則舊典可覆也何必術

孝景皇帝

諱啓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帝遵孝文之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

周云戒康漢言文景美矣然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

綱

乙酉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令郡國

立太宗廟○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

伏收民田
生悅

道以中庸
為臨
沽以經常
為極

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

天子七廟以次祧遷太廟百世不遷太宗親盡不祧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綱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書法復者何文帝嘗除之至景帝復收半租則賜民半租矣自是遂為常制

邱瓊山曰又盡除之至是景帝始復收民田租之半後上三年

夫三代取民名雖不同然取之皆以什一也什一之下申正多乎此則過於重而人於桀有以傷乎民而不仁少乎此則過於輕而入於貉無以奉乎上而非義皆非中五之道也景帝之三十稅一雖異乎後世之暴紅多歛者然亦非先王之中制要之不可為常也是故道以中庸為歸法以經常為極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笞者率多死是歲下

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罪笞五百曰三

百笞三百曰二百綱秋與匈奴和親

張歐長者

綱以張歐為廷尉。○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申子之學，號曰刑名。

言治刑法，及各實也。為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屬亦不敢

太欺。○按史記：歐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而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武帝時拜為御史大夫。○

卻者尋其墮釋之也。

綱丙戌二年六月丞相嘉卒。○時內史鼂錯數請問言事，輒聽

罷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絀疾，錯內史門東出不便

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也。嘉聞為奏請誅錯，客有

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垣垣，故冗官

屠其中，且我使為之，錯無罪。嘉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為所賣。

嘔血而死。○按大史公曰：申屠嘉死，景帝時及今上為丞相者，

綱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斷斷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云。

江王與鼂錯同
一為之曲庇一
心哉

袁了凡曰

鄧通戲殿上巾履嘉以外朝幸想機召而議斬不

景帝是錯私穿廟垣垣嘉請誅錯而帝憐之嗟夫為天子而此

一匹夫乃自以為淵數至損一大臣墮朝廷之法棄宗廟之故

而勿恤何哉他日故太子臨江王榮以侵垣為官乃召請申

尉府簿書迫其自殺以天子子至親貴而曾不得視錯一匹夫

又何哉

綱丁亥三年梁王武來朝

梁孝王名武乃侯文南弟

帝二年立為代王十一年徙封梁王謚曰孝

以貴太后少子故有寵是時來朝上未置

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

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之詹事賈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

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王以

此益驕

以傳位重事為戲言致梁王妄生觀鯁啟龍招亂四勇相之誤亦不可此類矣

寶鼎前眉

寶鼎前眉

楊龜山曰

景帝因宴飲欲以天位傳梁王賈嬰以漢約直之可謂不阿矣惡養天倫此叔段所以獲遣於莊公也漢

景於是不能不
亡不義之責矣

丁南湖曰

實嬰諫景帝輕傳天位忤太后旨可謂鯁直矣及作

夫交托且田蚡以外戚淫奢而乃屈其門下志氣漸辱况灌大

勇悍徒以一明之忿士其身而嬰銳於申救以與俱滅此楊龜

量實嬰不知

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留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

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鼂錯三月亞

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戊自殺○初孝文時吳太子吳太子

太子引博局博局猶今善其盤提殺之提音氏吳王稱疾不朝始有反謀

文帝賜之几杖吳得釋其罪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為資故

百姓無他賦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捕亡人謂避禍而公禁弗予

吳王而巳

是錯創地之謀離

中無成策而出之

六略然猶自為國

家計以安也至事

勢已成乃汲汲自

詰居守欲以苟免

口全則過足以殺

其端而已